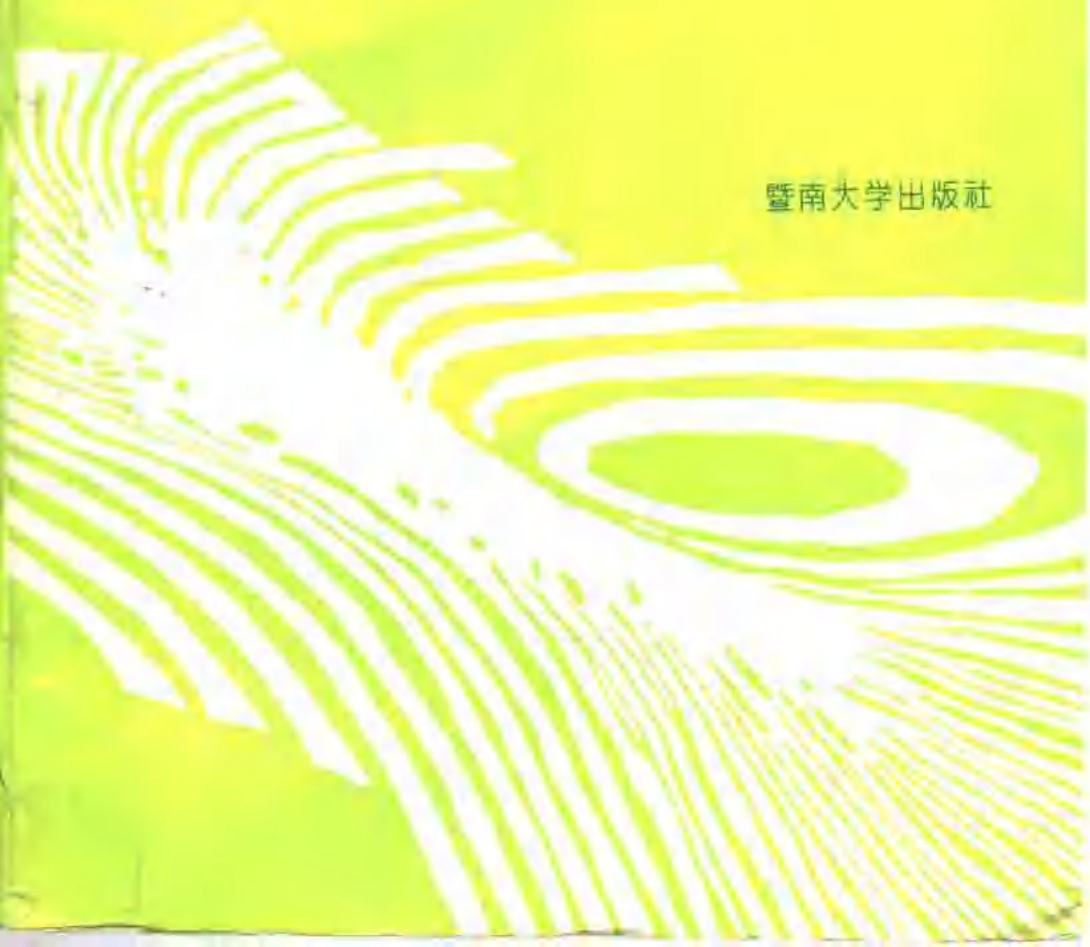


梁东汉 林伦伦 朱永锴 编

第二届闽方言 学术研讨会 论文集

暨南大学出版社



汕头大学学术丛书

第二届闽方言学术研讨会 论文集

梁东汉 林伦伦 朱永锴 编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2·广州

粤新登字 13 号

第二届闽方言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梁东汉 林伦伦 朱永锴 编

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25 字数 21 万字

1992 年 12 月第 1 版 199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ISBN7-81029-198-X/H·16

定价：8.00 元

说 明

第二届闽方言学术研讨会于1990年8月9日至12日在汕头大学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有70多位，论文60多篇。有40多篇论文的作者在大会上作了发言。本论文集就是从这些论文中择优编成的。

一些先生的论文未曾收入，一些先生的论文则由编者作了删改。时间所限，未能一一向各位先生说明，这里一并致歉。

为了印刷方便，本文对几个国际音标符号作了修改：“ŋ”排成ng；aŋ=ang，“~”（鼻化符号）改在韵尾加N：ã=aN，“’”（送气符号）改用h表示：p’=ph，“l”（喉塞音韵尾）改排h：al=ah。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汕头大学科研处和汕头经济特区物资进出口总公司的鼎力支持。黄家教、詹伯慧、李新魁和张振兴诸位教授为本书的出版都做出了贡献。暨南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同志和印刷厂的师傅们也为这本很不容易排印的书流出了辛勤的汗水。没有大家的共同努力，就没有这本书。谢谢大家了！

编 者

1991年3月15日

目 录

广东省闽粤客三大方言相互影响述略·····	詹伯慧 (1)
江山方言中的一些近似闽语的成分·····	罗杰瑞 (12)
豫闽方言的渊源关系·····	崔 灿 (18)
闽方言古浊去今读阴平调的现象·····	张振兴 (23)
闽方言五个次方言的声母听懂度·····	钟 奇 (30)
闽语分区问题再探·····	丘学强 (33)
闽方言分区的计量研究·····	杨鼎夫 夏应存 (41)
福州方言里的三音节词·····	梁玉璋 (49)
福州清话与福州话的入声·····	冯爱珍 (58)
福州方言本字考三则·····	陈泽平 (65)
永安话的文白异读·····	林宝卿 (70)
闽南话的“阳入对转”派生词·····	张双庆 李如龙 (76)
从口语代词系统的比较看《世说新语》 与闽南话的一致性·····	王建设 (82)
闽南话动词附加“者、睇、咧”·····	陈法今 (90)
闽南话的“去”字句·····	陈垂民 (97)
再论古全浊声母在厦门话的分化·····	周长楫 (104)
《汇音妙悟》的音读——两百年前的泉州音系·····	洪惟仁 (113)
泉州方言调值与简谱唱名及其与南音、 古乐律关系初探·····	蔡湘江 (122)

台南市方言中的 [ə]	董忠司 (129)
福建永春方言词语与普通话的差异	林连通 (136)
释永春方言的“廿一叔”	苏金智 (142)
晋江话单音形容词三叠式的连读变调	甘于恩 (148)

潮汕方言的代表语问题	黄家教 (153)
------------------	-----------

从潮汕方言古老的语言特点看其分化、

发展的历史过程	李新魁 (157)
明本潮州戏文所见潮州方言缀述	曾宪通 (172)
从马来语中的汉语借词看潮阳音	

与厦门音的共同点	林蓬仙 (186)
潮州话的一种特殊变调	林道祥 (193)
潮州话连读变调的特点	张晓山 (199)
潮汕话鼻化韵概述	陈伟武 (207)
潮州话入声与日语的音读	朱永锴 (212)
揭阳话“个”的调值变化及其他	陈恩泉 (216)
潮汕话本字考五则	余 流 (221)

新加坡潮州话的外语借词	李永明 (224)
泰华作品中的潮州方言词语及其他	陈晓锦 (234)
潮阳方言的本地字	张盛裕 (241)
潮阳话动词“食”的特殊语义	陈基藩 (245)
从潮汕方言土语看潮汕民间风俗	王 笑 (247)
运用海丰福佬话材料考察海丰的多元文化	陈建民 (251)
从中山闽语看方言基本词汇	

与语法结构的稳固性	陈小枫 (258)
-----------------	-----------

综论海南话若干特点	冯成豹 (262)
-----------------	-----------

古精庄章组声母字在海南闽语的声读及其研究 …	黄谷甘 (269)
谈粤西闽语中声母 [ɬ] 的问题 ………	何科根 李 健 (276)
雷州 (海康) 话语法特点述略 ……………	林伦伦 (281)

广东省粤、闽、客家三大方言 相互影响述略

□ 詹伯慧

一、引言

众所周知，广东是个方言复杂的地区，全省近六千万人说着不同区属、不同类型的汉语方言。从粤东到粤西，从粤北到珠江口，有许多方言交叉的地方。一个市到一个县，乃至一个区一个镇，不同方言和平共处的场面常常可见。一方面是方言和共同语——普通话并存并用，一方面是不同的方言并存并用，这种双语（双方言）的现象在许多广东人的语言交际中已经习以为常了。有的人在家庭里就说着几种不同的方言。假如你是在广州工作的潮汕人，你起码得用三种话来对付日常生活的需要：你上街买东西得会讲广州话；上班、上课得会讲普通话；面回到家中，和家人在一起时，又总不免用家乡的方言——潮汕话，这样会倍觉亲切。但是你的孩子生长在广州，尽管父母都是

潮汕人，但孩子很可能还是不会说潮汕话而会说粤方言。这样一来，在家庭里也免不了得潮汕话和广州话并用。这种情况并不限于潮汕人，你如果是客家人，生活在广州同样得用三种话（方言）来交际；那就是粤方言、客家方言和普通话了。这些年来广东省是相当重视推广普通话的。但“推普”不可能改变这种多元化语言交际的现实。“推普”的目的也只是在方言区扩大普通话的市场，使那些只会说方言的人也能说普通话，从单一语言的生活向双语的生活过渡，尽量做到在公共场合使用普通话交际。

在多元化的语言（方言）环境中，同时活跃着的不同语言或方言，免不了相互影响，以至于导致语言（方言）间的相互渗透，相互借用，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而渗透也好，借用也好，往往又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条件分不开。一般说来，政治、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地区的语言（方言），使用人口较多或地域较广的语言（方言），权威性比较大，总是较易于影响那些与之接触的语言（方言）；反之，政治、经济、文化不很发达的地区，其语言（方言）保守性可能比较强，有可能会一方面竭力保存自己的特色，一方面却又难以抵挡比自己势力较大的语言（方言）的影响。就广东而言，省内各地的方言分属于汉语七大方言系统中的粤、闽、客家三大方言，这三大方言在广东境内俨然形成鼎立之势。但是，就政治、经济、文化发达的程度而言，以省会广州的方言为代表的粤方言无疑占有明显的优势。加上就使用人口而言，粤方言也比以潮州话和海康话为代表的广东闽语（东、西两片）和以梅县话为代表的广东客家话要多一些。在这种情况下，三大系统的方言在广东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局面必然会表现为粤方言对客家方言和闽方言有较大的影响，同时也表现为在粤方言、闽方言和客家方言杂居的某些地方，闽方言和客家方言也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它方言。由于客家方言分布在省内各个地区，不少以粤方言为主的地区也有客家方言的“飞

地”，粤、客混居的地方相当多。因而比起广东闽语来，广东客家话受粤方言影响的机会自然也就更多一些。下面我们分别举例来看看广东省内粤、闽、客家三大方言相互影响的大致情况。

二、客家方言受粤、闽方言的影响

广东的东北部是客家人集中的地区，此外，主要通行粤方言的珠江三角洲、粤中、粤西等也有一些客家人的聚居地。粤北的韶关市可算是最典型的粤、客混居地带。韶关市内通行粤方言，市郊却通行客家方言。广州市不但所属远郊县增城、从化、花县等都是“粤中有客”，就连近郊区也有客家人的地盘。著名侨乡“四邑”的台山县有一个赤溪区，全区都是客家人，历史上曾因此独立为一个客家县。粤西北地区通行粤方言的信宜、罗定、新兴等地，珠江三角洲东南沿广九铁路的东莞、宝安所属乡镇也是粤客交错的地区。深圳市的语言环境同样是典型的“双方言”，除外地迁人的以外，本地人是有客有粤；东部靠惠阳一片是说客家话的，而西部沿珠江口一带（南头等地）却是说粤方言的。如果按人口计算，地道的深圳人说客家话的大概比说粤方言的多。珠江三角洲南端的中山市是全省唯一的粤、闽、客家三大方言并存地区，客家方言在中山境内也有相当的地盘。总的说来，散布省内各地的客家人，他们所说的客家话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种不同的类型，即一般所谓“纯客县”和“非纯客县”。^①“纯客县”即全县居民都说客家话；“非纯客县”指的是在一个县内有的地方说客家话，有的地方不说客家话。据初步的了解，“纯客”地区客家话受其它方言的影响比较少；“非纯客”地区由于不同方言经常接触，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机会就大得多。广东的客家话中，受粤方言影响最深的是地处粤、客两大方言交界地带的惠州市客家话和广州市东北郊从化、增城等地的客家话。另外，地处粤东潮汕闽语和粤东北“正宗”客家话交界地带的“非纯客”县饶平、揭西、丰顺等地，

由于和潮汕话接触较多，也就必然会受到潮汕闽语的影响。下面分别看看粤方言和闽方言影响客家方言的情况：

先看粤方言对客家方言的影响，以惠州（市内）和从化（吕田）客家话为例：

1. 客家方言最具普遍性的特征之一是韵母中缺少撮口呼 y、y—，但惠州（市内）的客家话却有 y、yen、yet 等韵。从化（吕田）客家话也有撮口呼 y、yn 两韵。此外，从化（吕田）客家话还有圆唇的 ey、en、et 等韵，这些显然都是受粤方言影响的结果。

2. 粤方言的语音特征之一是声母中古微母字念同明母而为 m—。惠州（市内）客家话中，古微母字念 m— 的也特别多，这就不同于别的客家话，显然也是受粤方言影响的结果。从化（吕田）客家话也和惠州（市内）客家话一样，古微母字多念为 m—。

3. 在词汇方面，惠州（市内）客家话拥有一大批与粤方言相同而与一般客家话不同的语词，例如：“倾偈”（聊天）、“唔该”（劳驾）、“瞓觉”（睡觉）、“呃”（骗）、“畀”（给）、“除”（气味）、“𧪘”（盖）、“特登”（故意）等等，这些显然都是受到粤方言的影响；从化（吕田）客家话中有“散纸”（零钱）、“横掂”（反正）等语词，也是从粤方言中吸收过来的。又如南部深圳市沙头角的客家话中，受广州市和香港粤方言的影响也很明显，表现在词汇上尤为突出。如“乌龙”（糊涂）、“论尽”（麻烦）、“痠”（疲倦）、“执笠”（倒闭）、“拍拖”（谈恋爱）等等，都是粤方言中很常用而在别处客家话中没有的。

4. 在语法方面，以粤东梅县话为代表的客家话构词上有中缀“哺”用于表时间的词，如“今哺日”（今天）、“秋哺日”（昨天）、“夜哺头”（晚上）等，而惠州（市内）客家话却没有这个“哺”；与此同时，惠州、东莞等地的客家话在“比较句”的表达方式上，也表现出与粤东“正宗”客家话不同而趋同于粤方言。例如“我比他胖”梅县客家话说“佢比佢过肥”，广州粤方言说“我肥过

佢”，而惠州（市内）客家话就说“佢肥过佢”，东莞（清溪）客家话也说“佢肥过佢”，句式与广州话同而与梅县话不同。

再来看看广东省内闽方言对客家方言的影响。这方面在粤东汕头市属的饶平县上饶客家话中表现最为突出。饶平县北部靠近客家方言区大埔县的上善、上饶、饶洋、建饶、新丰等五个镇（区）约占全县人口 20% 的上饶地区，说的是一种别具一格的“上饶客话”。这种上饶客话既具有客家方言的一些基本特征，如古全浊声母清化念送气音，没有撮口呼 y、y- 韵等，但又明显受到它周围潮汕话的影响（饶平县城所在地黄冈镇在海边，说的就是潮汕话），在语音、词汇方面都有相当突出的表现。这种受潮汕话影响的饶平客家话，跟闽西永定、云霄、诏安、平和一带的客家话倒有不少相似之处。上述闽西地区的客家话也存在着受闽方言影响的情况。下面举例看看饶平上饶客家话受潮汕话影响的表现。^②

1. 饶平上饶客家话有四个鼻化韵母：aN、iN、uiN、auN，这在别处客家话中是没有的，显然是在和潮汕话的长期接触中受潮汕话影响而形成的。众所周知，潮汕话属闽南方言系统，鼻化韵母丰富正是闽南方言主要特色之一。

此外，饶平上饶客话文白异读的现象比别处客家话丰富，这大概也跟潮汕话的影响有关。

2. 饶平上饶客话的词汇中，有不少常用词不同于梅县客家话而跟潮汕话相同，这可能也是受潮汕话影响的结果。例如：^③

普通话	上饶客话	潮汕话	普通话	上饶客话	潮汕话
香烟	熏	熏	刚好	堵堵	堵堵
萝卜	菜头	菜头	称赞	呵啲	呵啲
风筝	风琴	风琴	玩耍	剔桃	剔桃
花生	地豆	地豆	惬意	心适	心适

睡床 眠床 眠床

三、粤方言受闽、客方言的影响

粤方言在广东省内各方言中处于优越的地位，它对其它方言影响大而受其它方言的影响小。但也不是绝对的。在某些地方，说粤方言的人和说其它方言的人混居一起，久而久之，粤方言也难免会吸收一些其它方言的因素。明显的例子是南部中山市的粤方言和广州东北郊县增城的粤方言。中山市是粤、客家、闽三种方言存并的地区，增城县则是粤方言和客家方言都有（县城说粤方言）。以中山市区石岐镇为例：石岐话属粤方言，通行于市区及近郊。石岐镇以南是粤、客家、闽三种方言混杂的“村话区”。这里说的石岐话被看作是中山市的共同交际语。一般说中山客家话和中山闽话的人也都能说村话区的石岐粤语，而这种市郊的石岐粤语跟石岐镇内（中山市区）的粤语比较，就明显存在着一些区别，反映出郊区石岐话受当地闽语和客家话影响的痕迹。下面拿石岐镇内粤语和中山市西南郊区（环城区）粤语、东南郊区（南萌墟）粤语作比较，便可以略见一斑。环城区、南萌墟的粤语和石岐话深受中山客家话和中山闽语影响的具体表现是：^④

1. 撮口呼韵母在石岐镇内粤语中存在，但在环城区和南萌墟的粤语中却都没有了，撮口呼韵母的字一律转念为齐齿呼韵母。这大概跟中山客家话、中山闽语都没有撮口呼有关。

2. 石岐镇内粤语 *ɔŋ* 与 *eng*、*ɔk* 与 *ek* 是分得清楚的，“蔞”不同“英”，“塞”不同“色”。但在环城区与南萌墟的粤语中，两者却合而为一。这可能是受中山客家话、中山闽语都是 *ɔŋ*、*eng* 不分和 *ɔk*、*ek* 不分的影响。

3. 石岐镇内粤语 *œn* 与 *ɔn*、*œt* 与 *ɔt* 是分得清楚的：“春”不同于“亲”，“出”不同于“七”。但在环城区与南萌墟粤语中，两者却混而为一，这显然也是受当地中山客家话和中山闽语的影响。

中山客家话和中山闽语都没有 œ 系圆唇韵母，往往不能发准 œn 和 œt 。于是，说粤语时总是用近似的 ʊn 、 ʊt 来代替，成了习惯，使当地的粤语 œn 、 ʊn ， œt 、 ʊt 不分。

以上举的是中山市郊粤方言在多方言混杂地区受中山客家话和中山闽语影响以至和中山市区（石岐镇内）粤方言有所不同的情况。其实，就是中山市内的石岐粤语，多少也受到中山闽语和中山客家话的影响。拿石岐镇内粤语和广州话相比较，其中一些差异就可能是受到中山境内闽语和客家话的影响而形成的。如：

1. 石岐镇内粤语只有六个声调，可算是粤方言中声调最少的。六个声调是：阴平、阳平、上声、去声、阴入、阳入。中山客家话刚好也有这六个声调。而中山闽语，则有七个声调，不同的是去声分为阴去、阳去两调。石岐粤语声调比广州粤语少了三个，很可能就是受到中山客家话和中山闽语的影响。

2. 石岐镇内粤语古非敷奉三声母的三等字和古晓匣母合口的一等字念为 h 声母，这在别处粤语中是没有的，而中山闽语正好也念 h 声母。这可能也是石岐粤语受中山闽语影响的结果。

3. 石岐镇内粤语古止摄支、脂、之韵开口字不论什么声母都念 i 韵，这和广州话除知系念 i 韵外其余声母的字都念 ei 韵不同，而中山闽语和中山客家话正好都念 i 韵，这也可能是受中山闽语、中山客家话影响的结果。

4. 石岐镇内粤语古疑母日母三、四等字大部分都念鼻音声母 $ng-$ ，而作为粤方言代表的广州话却念为 $j-$ 。这一点石岐镇内粤语跟中山闽语、中山客家话是一致的。（中山客家话的鼻音声母为 η 而不是 $ng-$ ）。

四、闽方言受粤方言的影响

闽方言在广东省内受粤方言影响的情况突出表现在中山闽语中。由于中山市境内粤、闽、客家三种方言混杂，而这里的闽语

又与东西两片闽语——潮汕闽语和雷州闽语距离都比较远，周围多属粤方言的流通地域，因而形成中山闽语独树一帜的方言色彩，明显表现出闽语中带有粤语的色彩。

中山闽语主要分布在中山市沙溪、大涌、张家边、南蓢、三乡等五个区镇中，人口约 143 000 人，其中以沙溪、大涌的闽语通行人口最多，影响最大。这里原先叫做隆都，因此一般就以隆都话来代表中山闽语。隆都话具有闽语的一般共同特征，例如古全浊声母字今读多为不送气，古非敷奉三母字今白读为 p 或 ph，古知彻澄三母字今白读 t 或 th 等。但与此同时，隆都话却又在语音和词汇方面都存在一些受粤方言影响的痕迹，具体表现为：^⑩

1. 中山闽语有唇齿声母 f（实际音值有时是 Φ ，有时是 v，与 f 可看作同一音位），这是别处闽语都没有的。因此，尽管古非敷奉母的字白读时中山闽语与各地闽语一样为“重唇”的 P、Ph，但文读时却念 f—而不念 h—，这就跟粤语相同而跟别处闽语不同了。例如中山闽语中“分”文读为 fɒn，“敷”文读为 fu，“肥”文读为 fi。

2. 中山闽语有少数古溪母字念为 h 声母或 f 声母，例如“去”念 hi、“科”念 fo，这显然也是受粤方言影响的结果。

3. 中山闽语的韵母中，有 a 和 ɒ 两个不同音位的对立，构成了 ai/tɿ、au/tu、am/tm、an/tɒn、ang/tɒŋ、ap/tɒp、at/tɒt、ak/tɒk 等一系列分别以 a 和 ɒ 为主要元音的韵母，这在闽方言中是独一无二的，显然也是受了粤方言的影响。

4. 中山闽语韵母中有圆唇元音 ɐ，音值近似粤方言的 œ，显然也是受粤方言影响的表现。

5. 中山闽语在词汇方面也有不少明显是受粤方言影响的表现。例如以下这些常用词里可能是从粤方言中吸收过来的，如：

仲（还）	倾偈（聊天）
争（欠）	埋席（人席）

虾（欺侮）

饮汤（喝汤）

哋（骗）

唔该（劳驾）

粗口（说粗野话）

除了中山闽语以外，广东省内最大的一支闽语——潮汕话，在语音上还看不出多少受粤方言影响而发生变化的痕迹。但随着粤方言在省内的影响日益加深，说潮汕话的人学习粤语的风气也日渐浓厚。在这种背景下，粤方言的词语正在不断影响着潮汕话，有的已经明显渗透进来了。据林伦伦同志不久前的统计，在 5000 个常用词中，潮汕话和广州话相同而普通话没有的达 550 个。^⑥这 550 个和广州话相同的词，或由于共同的历史文化背景，或同样源自早期“百越”的少数民族词语，或借自英语的语词，或由于南方共同的自然地理、风土民情等等，其中估计必有一些是粤方言和潮汕方言相互吸收渗透所形成的。源自古汉语的语词可能是广东粤、闽方言各自直接从古代语言中继承下来；借自早期“百越”土著的词语和近代英语中的词语，则有可能是先被粤方言吸收过来，成为粤方言词语以后，进一步再转借到潮汕话中来。因为粤方言是省会使用的语言，它始终处于优势，始终在省内各方言中处于主导地位。下面略举几个潮汕话和广州话相同的方言词来看，这些词很可能就是潮汕话从广州话吸收过来的，如：

啱（对、合适）

菲林（胶卷）

咧（能干）

的士（出租汽车）

雪条（冰棍儿）

沙河粉（粉条儿）

这些语词都是别处闽方言没有而广东闽方言中的潮汕话独有的。随着粤方言的代表语广州话在省内的主导作用日益增强，也许今后还将有更多的粤方言词语渗入潮汕话中来。

此外，还有一种新近出现的语言现象值得注意，就是由于粤方言的影响，省内个别说闽方言的地方已出现了从单一方言（闽方言潮汕话）逐渐向着双方言（闽方言潮汕话和粤方言广州话）过

渡的现象。已知的例子就是粤东的汕尾市。这里原是海丰县的一个渔港，居民说属于潮汕话系统的海丰闽语，现已单独建市。由于经济的飞速发展，人口由过去的6万人一下子猛增到11万人。自从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汕尾的语言出现了剧烈的变化。据潘家懿同志的调查，汕尾的居民时兴说带有浓重闽语腔的“蓝青粤语”，当地人叫作“咸水白话”。汕尾人能说这种“白话”的近90%，能听懂正宗粤语——广州话的几乎达百分之百。广州话（白话）在汕尾不胫而走，汕尾街上到处是用“白话”交际的景象。就是说本地的方言，人们也常常夹杂着诸如“好嘢”（好东西）、“唔该”（谢谢、劳驾）、“利市”（红包）、“啱晒”（很合适）、“含巴郎”（全部）等粤方言的词语。实际上，汕尾已经是一个使用双语（双方言）交际的语言社会了。^⑩汕尾语言环境变化的事实启示我们：沿海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随着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贸易往来的日趋频繁，粤方言的影响、渗透也就难免日渐加深，非粤语区的方言面貌不免会发生变化。广东省内各方言的相互影响，其主流之所以必然是粤方言不断影响、渗入客家方言和闽方言，除了历史、地理的背景，政治、经济、文化的优势以外，当前社会发展的趋势，在客观上无疑也是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的。我们广东语言工作者面临这样的语言现实，有必要经常注意观察省内外各方言的变异情况，及时地、如实地揭示出它们相互影响的趋势和后果。为制订、贯彻切实可行的语文政策提供科学的依据。

注：① 参看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第三章

② 参看詹伯慧《饶平上饶客家话语音特点记略》（第三届中国语言学会学术年会论文，1985，昆明）。

③ 标音按单字音标调类，不标变调，全文同。

④ 参看林柏松《石岐方言》（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87）；张振兴《广东省中山市三乡闽语》（《方言》1987年第1期）

⑤ 参看詹伯慧、张日升主编《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报告之一，字音对照》；《珠江